元本輯要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北京

隋

段文振　弟文操

樊子蓋

周法尚

劉權

薛世雄

李諤

高構

來護兒

周羅睺

衛玄

李景

裴政

鮑宏

陸知命

杜整　梁毗
柳彧　趙綽
榮毗 兄建緒　劉行本
閻毗　郎茂
柳莊　李孝貞
杜臺卿　崔賾
陸爽 侯白　崔仲方
崔彭　辛德源
杜正玄 弟正藏　柳昂

張乾威 弟乾雄　李騊駼 弟政藻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性剛直明達世務初爲周冢宰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器局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從周武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內應文振杖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拔高壁等三城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

錄前後功將拜柱國以譖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
國縣公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段後從滕王逌擊稽
胡破之又以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畧河南俄而尉
遲迥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
振不顧歸於高祖高祖引爲丞相掾領宿衛司馬消難
之奔陳高祖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
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加上開府遷
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勳簿不實
免官後爲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

龍岡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遂北至居延
塞開皇九年大舉伐陳爲元帥秦王司馬別鎮行軍總
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
憂去職後拜雲州總管遷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
行軍總管破達頭可汗於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
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比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
與交關功遂不錄後平越巂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
初嘉州獠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
所襲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

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帝慰喻之授大將軍拜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吐谷渾主於覆袁山以功進右光祿大夫帝幸江南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啓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恐爲國患乃上表引晉劉曜梁侯景爲戒請以時

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世之良策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軍疾篤上表以遼東小醜未服嚴刑但夷狄多詐深須防禦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惟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尅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弊兵糧又竭彊敵在前靺鞨在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卒於師帝省表

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公謚曰襄長子銓位虎牙郎將次子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虎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藻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譏之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歙十八世孫也曾祖成魏新野縣侯後歸梁徙居廣陵因家焉位終六合令祖疑步兵校尉秦郡太守長寧縣侯父法敏仕陳終於海陵令護兒未識而孤養於世母吳氏吳氏

撫鞠養甚有慈訓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鏘踊躍輩驚其言而壯其志及長雄畧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爲章句學始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爲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爲護兒言之武子宗族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約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實客皆懾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河南乃歸鄉里所住白土村地

居疆場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並深相禮重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以功授儀同三司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賞物一千段十一年高智慧據江南反以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艦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壘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illegible]至閩中餘黨皆平進位大將軍[illegible]公食邑一千戶賜物二千段奴婢[illegible]威惠兼舉璽書勞問前後相屬時智[illegible]兵爲亂護兒又討[illegible]州總管[illegible]寬討平[illegible]歙逆[illegible]國[illegible]畫工[illegible]詔追入[illegible]宮女[illegible]馬錦[illegible]牛[illegible]使護兒[illegible]

壽初[illegible]聞頻見勞勉煬帝嗣位[illegible]
入朝[illegible]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
數百[illegible]步未康卿爲名將今天下無事又
爲良二[illegible]可謂兼美矣仍除右驍衛大將軍尋遷左
又改上柱國爲光祿大夫右翊衛大將軍進封榮國公
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車駕幸江都謂護兒曰
衣錦晝遊古人所重今卿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酒
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並集其宅酣
飲盡日朝野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爲平壤道行軍總
管兼檢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去平
壤六十里高麗王高元埽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里
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
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
建驍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虎賁郎將
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
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郛營於城外以待諸軍
高麗晝閉城門不敢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
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五子弘爲杜城府鷹揚郎將以

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
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
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勑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
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
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
法從事即日廻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
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公路
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勑
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梟此元惡期在不遠勤名

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閿鄉
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黃金千兩奴
婢百人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十一年又率師
渡海破高麗奢卑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
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請
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軍謂曰三度出兵未
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
衆戰不日尅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
歸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以

爲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閫外事合專決寧征得
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
元帥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
詔及帝於鴈門爲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
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
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户口滋殖陛下以高麗
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爲咨怨在外群盜往往聚
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
命將埽除群醜上稟聖筭即日尅除陛下今幸江都是

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爲身謀帝聞之厲色
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
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尋代宇文述爲左翊衛大將軍
及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旦將朝見執護兒曰陛
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歎曰吾備位大臣荷
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
何言乃遇害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事產業
至於行軍用兵特多謀筭每覽兵法曰此亦豈異人意
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子十二人楷通

議大夫弘金紫光祿大夫整左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
撫御討擊群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
十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
至是並遇禍子姪死者十人惟少子恒濟二人免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
景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仕齊位東海北陳
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周武帝平齊授
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
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歷辰

嵩齊三州刺史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
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
光祿少卿柳謇之餞於灞上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涼
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茲犬馬之
情不勝戀戀願趨闕庭萬死無恨帝慰喻遣之授銀青
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下詔
美之進位金紫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
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
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

不納賄耳下詔獎勵加右光祿大夫賜縑千匹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薛裔即適西垂常為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沒有遺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側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鸞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慰勉之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因勑廬江郡設三千人會仍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吏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

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攝左武威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加左光祿大夫其年帝還東都使子蓋為汾郡留守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為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子蓋遣河南贊治裴宏策逆擊之反為所敗遂斬宏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會來護兒等救至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

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中光武委寇恂以河內公其人也進位光祿大夫封建安侯賜文樂五十人帝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關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虎又指越代三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玄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盡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筭嘉謀俟公後動即以盃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為突厥所圍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萬乘之主豈宜輕脫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且願陛下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厚為勳格人心自奮此不足憂也帝從之後援兵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

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阬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城以疾卒于東京時年七十二上悲傷者久之顧謂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有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惟恨鴈門之耻帝聞之嘆息令百官就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者萬餘人武威吏民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民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暠仕梁至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陳宣帝時爲句容令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流矢中其左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

也諸軍相顧莫有鬬志羅睺羅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從而助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之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也羅睺全其軍而退十五年都督霍州諸軍事平山澤十五洞累遷右軍將軍封始安縣伯檢校揚州中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此為晉陵太守進爵為侯後除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惠立碑頌德焉至德中除持節都督西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睺甚得民心擁衆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睺拒絕之還除太子左衛軍信任愈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丞武將詩筆裁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晉王之伐陳也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軍不得度相持逾月遇丹楊陷陳主被擒上江猶未下晉王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散兵

士然後乃降高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而對曰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上甚器之賀若弼謂之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答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羽儀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誠臣之論擒虎有愧色六年冬除豳涇二州刺史並有能名開皇十八年征遼東徵爲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漂沒無功而旋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致討羅睺先登大破之進大將軍仁壽元年入爲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轉右衛率煬帝即位授右武候大將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大將軍其年冬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襄經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漢王諒餘黨據晉絳呂三州未下詔羅睺行晉絳呂三州諸軍進兵

圍之爲流矢所中卒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
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
顙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復戀恨於是風
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
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劒無故自動若人帶持
之狀絳州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壯
子仲安位上開府

周法尚字道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廬桂二州刺
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
兵書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爲散騎
常侍遷正毅將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既而以其
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爲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
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
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長史殷文則
曰樂毅所以辭燕良不獲已請早裁之法尚乃歸周周
宣帝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疋女妓六人
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
曲督韓朗詐爲背已奔陳僞告猛曰法尚步兵不願降

北若得軍來必無鬬者猛引師急進法尚設奇兵大敗之猛僅以身免高祖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攻圍之外無救援法尚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陳及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鵶叛蠻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改封譙郡公後上幸洛陽召之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公卿知朕之寵公也轉黃州總管使經略江南伺候動靜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出于樊口大破陳師轉鄂州刺史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內前後賞賜甚厚陳桂州南康衡州陽山定州相繼降又平諸山蠻十年轉桂州總管仍爲嶺南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仕反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尹州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捕得其弟光略光度追斬光仕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反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巂州烏蠻反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

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遷定襄太守
進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州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
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衆請分
爲二十四軍自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
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
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閒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
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
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何如法尚曰結爲方陣
四面外拒六宮[illegible]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

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壘壁重設鉤陳此與據城
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萬
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明年黔安夷向思
多反殺將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
討之法尚破思多于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別出松州
道遂捕亡散至于青海出爲燉煌太守遷會寧太守遼
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宇文述來護
兒等破之以功進授右光祿大夫時齊郡人王薄孟讓
等爲盜保長白山法尚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

疾甚謂長史崔君書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紹範最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檦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攝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爲彊濟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及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逆以玄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太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圍而去前後歸附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爲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絕及與之訣並揮淚而去遷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轉刑部尚書遼東

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帥師出增城道時諸軍多不
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駕幸遼東使
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
便宜從事勑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楊玄感圍東都玄
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
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
陝縣沿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玄曰此計非豎子
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虎賁郎
將張峻爲疑兵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

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埽地而祭高祖曰若
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
死辭氣激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
利死傷太半玄感盡銳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
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遁玄遣通議
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
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
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褒之加右光祿大
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產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

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
有兵衛坐卧常宜自牢勇夫重關之義也今特給千兵
以充侍從與樊子蓋俱賜以玉麟符以代銅虎十一年
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飢饉玄竟不能救恤
而官方壞亂貨賂公行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遣內
史舍人封德彝馳喻之曰京師國本宗廟園陵所在藉
公卧以鎮之玄乃止唐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
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年七十七子孝則位
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卒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
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
法度仕齊位行臺郎中齊亡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
開皇中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王廣平陳進授開
府儀同三司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十二年拜蘇州刺
史賜爵宋城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恩信甚得人和
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
征吐谷渾權出伊吾道逐賊至青海乘勝至伏俟城帝
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

西境在邊五年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金紫光祿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權召募討之權率兵遇賊不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群盜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群起群豪多願推權爲首權竟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齎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世徹倜儻不羈頗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群雄並起世徹所至處輒見忌多拘禁之後竟爲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叔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位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功授儀同三司後以平尉遲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開府及高智慧等反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

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太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
明公楊紀送義城公主於突厥至恒山遇突厥來寇時
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
殺虜甚衆改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
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諒頻遣劉嵩高
鍾葵等攻之景帥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
司馬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文多謀
晝工拒守之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
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總管楊義臣援兵至合擊大破

之先是府內井中忽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爲鐵
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五寸景問
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
日而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國拜右武衛大將
軍賜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知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爲時
所許帝甚信之又擊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於
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五年車駕南巡至天水景獻
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上至隴川宮帝將
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多有難色爲人所奏帝

大怒令擡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
舉明年攻高麗武列城破之賜爵苑丘侯八年出渾彌
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使景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
之進爵滑國公揚玄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
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
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
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駐于時盜賊蜂起景遂召
募以備不虞虎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誣景將反帝遣
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關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爲
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患脚腫死者十六七景撫
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景無所
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嵩救之遂歸柳城將
還幽州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
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子世謨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敦煌父回
字道弘仕周位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
監世雄兒童時與群輩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
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

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
功拜帥都督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
爲右監門郎將從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
慎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常謂群臣
曰欲舉好人諸君識否咸曰不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薛
世雄羣臣皆稱善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爲玉門
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
門啓民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懼請降世雄
世雄遂以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
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位正議大夫遼東之役爲沃沮
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爲賊所
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爲方陣選勁騎
二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
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
反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
鎮懷遠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
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
次河間營於城南竇建德率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大敗

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涿郡卒
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萬備並以驍勇知名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徙家于
壽陽歷廬江太守祖邃父之禮並梁史有傳政幼聰明
博聞彊記達於從事爲當世所稱累遷通直散騎常侍
侯景之亂從王琳入建鄴政以軍功連最封夷陵侯遷
給事黃門侍郎副王琳拒蕭紀破之及魏師圍荊州琳
自桂州來赴難政從間道先報元帝爲魏師所獲蕭詧
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爲爾君乎爾何煩殉身於
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鎖之送至
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偕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爲帝王琳
孤弱不復能來政詐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
思自勉吾以間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令
更其語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
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釋之會江陵陷與城中
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
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設公卿大夫并撰次
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

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
酒至數斗不亂簿按盈机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
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
死者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
此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開皇元
年轉率更令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
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
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
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

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
成太子再三催促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
問名帳安在元愷云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
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阿附榮者先言
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
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
高任重縱實語元愷蓋亦纖芥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
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
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證蒨款狀悉與元愷符

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非虛太子亦不
罪榮而稱政正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
興數入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
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禮
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
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政由是
出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俸散給寮吏民之
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
時於衆中召出親按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境

惶懾令行禁止稱爲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爭訟卒
於官年八十著承聖實錄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
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康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
金至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
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
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爲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
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納之
及受禪歷比部都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

明達時務遷書侍御史上謂群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
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
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
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
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之
內有父祖亡歿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
財有一於此實損風教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
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彊專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
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人子孫能堪斯忍

後有朝廷重臣位望通顯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
歿香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聘以得爲限
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
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
始於此也諤又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臣
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
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人之本詩書禮
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
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

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
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下之從上
有同影響競騁文筆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
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
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按盈箱唯
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擇士利祿之路
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
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
關心何嘗入耳以慠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

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
大聖之軌謨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
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退
去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參則
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
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推罪自是公
卿大臣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
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
則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者則擯

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
章結朋黨而求譽則充選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
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有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
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
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云凡
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
奏事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
務在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
志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非敦

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
籍仍毀撤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
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
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
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
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
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
卒官四子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器大業初判內史舍
人次大體大鈞位並尚書郎

鮑宏字潤身東海郯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常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遂出兵度江以侵齊帝常問宏以取齊策宏以爲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賜爵平遥縣伯加儀同高祖作相宏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川爲謙將達奚惎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高祖喜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進爵爲公歷利邛二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遲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爲金氏訪及群下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祖賜姓劉氏秦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于家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勑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爲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仕齊歷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入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高祖受禪轉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析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匕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遍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瘂又聾嫁之不售嘗樵採於野爲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毋不能言窮究理絕按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爲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盩厔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爲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唯構最有能名凡三爲吏部侍郎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其精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

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衡鑒所爲文章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韋夐盧實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爲刑部並執法平允京兆韋煚爲戶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教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陳歷太學博士南徐州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右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第格爲濟陽令知命以格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請朝堂上表請使高麗以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晉王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僚所憚帝

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爲東腕道受降使者卒於師贈御史大夫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潁川太守父闢滑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文引爲親信累遷儀同三司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入爲勳曹中大夫高祖爲丞相進位開府及帝受禪加上開府進爵長廣郡公拜左武衛將軍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比伐以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密進取陳策上善之以爲行軍總管鎮襄陽卒上傷之謚曰襄子楷嗣位開府整弟肅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陽縣公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謇頗有學涉仕周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爲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爲稱職轉大興令遷雍州

贊務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廻避頗失
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
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俊由是
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
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飢
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
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高祖聞
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毗
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懾恐爲國患因上封

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
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
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
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
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未必伊尹也帝大
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
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言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
百寮無不震慄唯素揚眉奮肘喜見顏色利國家有事
以爲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

釋之素自此榮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剉當時
朝士無不慴伏莫敢有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
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
察毗之言也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
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爭因忤旨遂
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
子敬眞位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罪
令敬眞按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眞有疾見俱
羅爲祟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代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
陽父仲禮爲梁將敗見囚于周復家河東彧少好學頗
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爲
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
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役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
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勳報勞務先有本屠
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
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筭非專已能
留從事同功勞須等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歷

尚書虞部屯田二侍郎時制六品以上門皆列戟僕射
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
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
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嘆服
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寮敬憚上嘉其婞
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
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伏見詔
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
漏盡前在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

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收飾種穢良田古人云耕
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
其所長臨民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
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
之干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
庫狄士文之妹彧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惑燕爾之
親冒此苴衰命彼褕翟不義不暱春秋載其將亡無禮
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
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

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彧多所矯正上甚喜加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人君出令誡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乂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以其家貧勅有司與之築宅因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龜寶也其見重如此若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僚惕懼憚無敢忤者常以小謹勅送南臺素得貴坐彧牀該從外來見素如此乃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遂下彧據按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彧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遐資破產競此一時

盡室并奴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
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並即
禁斷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
贓汚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
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
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巡省太原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
十匹彧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政道論十卷蜀王秀遣
人求之彧送之於秀秀復彧奴婢十口及秀乃得罪楊素
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

詔徵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彧入城而諒
反形已露彧入城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
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彧心懷兩端以候軍變雖迹
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詔徵還卒
於道有子紹爲介休令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周初爲天官府史以
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爲內史中
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高祖爲丞相知其清
正引爲錄事參軍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

叛蠻以功拜儀同高祖授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職
連最歷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
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
下行堯舜之道多有寬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
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遷大理
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
坐上曰世略年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
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赦
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

其爲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
衣緋褌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壓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
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
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
殺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
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
勞勉之賜物二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
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
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

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心每呼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爲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上爲之流涕遣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方元襲

榮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群書仕周爲內史下士開皇中累遷殿中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爲華州刺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假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言卿之奉法素所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道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

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絶其事上聞而嘉之賚
綃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
諒刺史亡和覺變遁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
河東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爲難冀不細城中雖復匈匈非
悉反也但收禁黠著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
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爲反者所殺毗亦
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焉坊
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爲百僚
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服終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
卿毗兄建綃性甚諒直兼有學業仕周爲載師下大夫
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
綃與高祖有舊及爲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
官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綃曰且躊躇當共取富
貴耳建綃自以周之大夫因素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
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綃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
亦悔不建綃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
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昭洪二州刺史俱
有能名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梁武陵
王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歸周寓居
新豐每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之絕晏如也性
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
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
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
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丞御
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
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
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
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為河內太守及尉遲
迥作亂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
子高祖踐阼拜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
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
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
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
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
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

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
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
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
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
付推科上奇其志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
受人餽錢二百文律令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
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駮之曰律令之明蓋發
明詔令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
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拜太子左庶子領書侍御史如

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庶子太子昵狎之
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
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
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等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
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
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
福大笑聲聞于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
汝何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爲請乃釋
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

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輔導
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弄臣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
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託路絶
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夫
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此乎行本無子
閻毗榆林盛樂人父慶周上柱國自有傳毗七歲襲爵
石保縣公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
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爲當時之妙周武帝見
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高祖受
禪以伎藝侍東宮數以琱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
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
熲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
肅然熲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
加上儀同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爲及太子廢毗坐杖
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後二歲放免爲民煬帝即
位盛修車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
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
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

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始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二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初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義兼六國三十六乘無所准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准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在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涿郡以通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虎賁郎將典宿衛時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流矢中所乘馬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遷

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
感作逆帝班師從至高陽郡卒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郎茂字蔚之中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州郡守有惠政
列在循吏傳中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
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乾象刑名之
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奉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
家人恐其受病常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仕齊司空參
軍奉詔於祕書省刊定載籍歷位保城令有能名齊平
歸周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爲亳州總

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茂
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
致人茂竊嘆曰此言豈常人所及陰有結納高祖亦深
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及高祖爲相以書召之言及疇
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
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
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
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
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有部人張元預與

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是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老更往敦喻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悟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開皇中累遷戶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左貶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煬帝即位遷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尤工法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左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糺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與崔祖濬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惟竊歎而已

以年老乞骸骨不許會帝征遼以茂爲晉陽宮留守其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附下罔上詔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其罪及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徙且末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爲憂在塗作登隴賦以自慰後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子知年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宜都太守父遐周霍州刺史自有傳莊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鑑復在於茲大寶遂以其女妻之俄而詧辟爲參軍及詧稱帝累遷鴻臚卿高祖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亂高祖懼巋有異志及莊還謂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弈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大國幸申孤意於梁主也遂執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潛請興師與尉遲迥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捲山南惟巋疑爲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高祖結託之義遂言於巋曰昔袁紹劉

表王陵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闞之群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晉氏挾天子保京都杖大義以爲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日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斷之迥等終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歸深以爲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歸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阼莊又入朝

高祖深慰勉之及爲晉王廣納妃于梁莊由是往來四五返前後賜物數千段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除給事黃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糾正帝莫不稱善蘇威嘗重莊器識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高熲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帝與茂有舊譖愬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據法執之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奏莊不

親監帝怒十一年徐璠等反於江南詔靳以行軍長史
隨軍討之璠平即授饒州刺史甚有能名卒於官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人也祖憲魏征東將軍揚州刺史
父希禮東魏信州刺史孝貞好學善屬文仕齊釋褐司
徒府參軍事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
弟名孝基兄其棄旨矣孝貞對曰僕雖不肖請附子臧昂
揖手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淡至性簡靜不妄通
賓客與從兄儀曹郎擢太子舍人季節博陵崔子武范
陽盧詢祖為斷金之友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稍遷
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羲使陳孝貞從姊則昭信皇后
從兄祖勳女為嚴帝濟南王妃祖欽女一為後主婦英
一為琅邪王儼妃祖勳叔謇女為安德王延宗妃諸男
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與帝室姻媾重疊兄
弟並以文學自達恥為外戚家干時黃門侍郎高乾和
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
為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武平中出為博陵
太守不得志尋為司州別駕後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
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待詔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假

儀同三司以美於辭令勑與中書侍郎李若李德林別掌宣傳詔勑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小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孝貞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授上儀同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乃稱字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李德林參典文翰然孝貞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

怒之勑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子元玉元操弟孝基亦有才學風詞甚美爲齊衛尉丞待詔文林館位儀曹郎中孝基弟孝俊齊太子洗馬孝俊弟孝威字季重涉學有器幹兄弟之中最爲敦篤齊太尉外兵參軍修起居注仕隋禮部侍郎大理少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膠州刺史自有傳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黃門侍郎修國史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既居清顯忌害人物

趙彥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信之後兼尚書右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令史又故不曉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爲嗤笑齊平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嘗採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耳不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後致仕終於家有文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

崔賾字祖濬博陵安平人也父鄴高尚不仕列在隱逸傳賾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後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王爲晉王轉晉王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府豫章王重之不已以書與賾往來仍賚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帥俄兼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爲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

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賾答曰謹案漢文帝以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洛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賾曰何處有羊腸坂賾對曰臣案漢書地理志云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乃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以爲不善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就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賾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群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弒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年六十九賾與河南元善河[illegible]誓太原王劭吳興姚察琅邪諸葛頴信都劉綽河間劉[illegible]相善每因休暇清

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父槩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世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爲主簿累遷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贈上儀同宣州刺史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嘗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曰我子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俗不持威儀好爲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

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歎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父猷周少司徒自有傳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爲晉公宇文護參軍轉記室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

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時周武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復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從武帝攻晉州齊亞將崔景高請爲內應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又令仲方說下冀城等四城受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郯國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內史會帝崩高祖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衆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

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
家以火承木德之統又聖躬誕載之初有赤光之瑞車
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宮依漢魏之舊並從之
進位上開府授司農少卿進爵固安縣公令發兵三萬
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
綿歷七百里明年復令仲方發丁十萬於朔方已東緣
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朞起爲虢
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按晉太康元年歲在
庚子晉武帝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丙午合三百七

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
謂至矣陳氏草竊起於丙子至今丙午又子午爲衝陰
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
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
災裨竈曰歲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爲
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太歲左行歲星右
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嬀虞運盡語迹雖殊
考事無異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國號曰隋隋與楚
同分楚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

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當得歲之助以
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以數極蓋聞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彊國富陳既
上昏於上人讟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獨
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蒭蕘所見冀申
螢爝今惟須武昌以下蘄和徐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
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
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爲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
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盆城置船狀

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
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
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
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大悅轉基州刺史徵
入朝仲方因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羅雜綵五
百段進位開府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與秦
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授會州總管時
諸羌猶未賓附詔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隣
望方涉題于碉小鐵圍止白男弱水等赭都諸賊悉平

賜奴婢一百二十口黃金三十斤遷代州總管後被徵
入朝會高祖崩漢王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遣周羅睺
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衆拔之進位大將軍
歷戶部禮部尚書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
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
都太守後乞骸骨優詔許之卒於家子壽位定陶令
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父士謙周荊州刺史自有
傳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
尚書並略通大義仕周累遷門正上士高祖爲相周陳
王純鎮齊州帝恐其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
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
將從騎至彭所彭請間因顧騎士執而鎖之乃大言曰
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左右愕然而去至
拜上儀同及踐阼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
陽縣男再遷驃騎將軍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闥二十
餘年嘗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憊容上每謂曰卿當
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已絕人頗知學不
彭曰臣少受周禮尚書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

我言之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
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
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
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
聞於虜庭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
於地以集飛戴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
皆應弦而落突厥莫不歎服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煬
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初平令彭鎮遏山
東復領慈州事卒贈大將軍謚曰肅子寶德嗣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
馥尚書左丞德源沈靜好學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
記美儀容中書侍郎裴讓之特相愛好兼有龍陽之重
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並虛
襟禮敬同舉薦之後爲兼員外散騎常侍聘梁使副德源
貧素因使薄有資裝遂餉執事爲父求贈時論鄙之中
書劉逖上表薦德源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籍六經漁
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門閭謙撝著於
朋執實後進之詞人當今之雅器由是除員外散騎侍

郎後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及還待詔文林館位中書舍人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遲迥起逆以爲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及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楊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奏以爲掾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德源從祖兄元植齊天保中司空司馬學涉有名聞於世德源族叔珍之少有氣俠歷位魏北海太守後行平州事卒於州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子慤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杜正玄字知禮京兆人晉征西將軍預之後也世以文學相承祖景州府交辟不就父裕仕齊位止樂陵令齊亡教授卒于家正玄耽志經史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

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
訖不視時海內惟正玄一人應秀才餘當貢者隨例銓
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啓素素
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
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
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
數遍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屬吏部選期已過
邑令還期年重集素謂曹司曰秀才在正玄至又試
人有奇器賦援筆立成文不加點掌天嗟之命吏部

敘曹司以擬長寧王記室參軍時素情背曹官及見曰
小王不盡其才也晉王廣方鎮揚州妙選府僚乃以正
玄爲晉王府參軍後豫章王鎮揚州又爲豫章王記室
平正玄弟正藏字爲善亦好學善屬文開皇十六年舉
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及尚書湯誓匠人
箴連理樹賦凡賦弓銘應時並就文無點竄時射策甲
第者合奏曹司難爲別奏抑爲乙科正藏訴屈威怒改
爲丙第授純州行參軍遷梁郡下邑縣正大業中與劉
炫同以學業該通應詔被舉時正藏卑不正儀貢充進士

正倫爲秀才兄弟三人同時應命當世嗟美之著作郎王劭奏追脩史司穀大夫薛道衡奏擬從仕並以見任且放還九年從駕征遼爲夫餘道行軍長史還至涿郡卒正藏爲文迅速有如宿構曾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爲當時所異又爲文軌二十卷論爲文體則甚有條貫後生寶而行之多資以解褐大行於世謂之杜家新書云

柳昂字千里河東解人也父敏周大將軍鄜州刺史入隋進位上大將軍太子太傅自有傳昂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郡公當途用事百僚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爲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武帝崩受遺輔政稍被宣帝踈然不離本職高祖爲丞相深自結納高祖以爲大宗伯拜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上表請勸學行禮上覽而善之優詔答昂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子調歷祕書郎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

弱獨搖不復風調斂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
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敢
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時王綱
不振朝士多贓貨惟調清素守常爲時所美然幹用非
其所長

張乾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兗州刺史
自有傳乾威性聰敏涉獵群書其世父暠之謂人曰吾
家千里駒也仕齊位太常丞仕周爲宣納中士開皇中
累遷晉王屬王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
稱爲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
人煬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藩邸之舊加
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務稱
爲幹理乾威嘗在途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
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
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爲誰乾
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爲
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
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

其廉慎皆此類也帝甚善之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
乾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
爽仕至蘭陵令乾威弟乾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爲秦
州總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按囚徒乾雄誤不持狀
口對一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嘆服後歷壽春陽城
二縣令有政績

李騊駼趙邑高邑人也父義深魏梁州刺史自有傳騊
駼少有才辯仕齊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陳人稱之
後爲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同陷陳周末逃歸開皇
中爲永安郡太守絳州長史卒子藻明敏有才幹騊
駼沒陳政藻時爲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便謝病解
職居處若在喪禮人士稱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
郎卒於宜州刺史騊駼弟文師齊中書舍人齊郡太守

列傳第七十六

通志一百六十三

列傳第七十七　通志一百六十四

隋

盧賁　薛道衡　族父孺

房彥謙　盧思道　從兄昌衡

盧愷　王誼

長孫平　源師　從叔雄

薛胄　令狐熙

裴肅　張定和

張奫　麥鐵杖　子孟才　沈光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
陳稜　趙才
宇文述 雲定興 趙行樞 述子化及 司馬德戡 裴虔通
李密　王世充
段達

盧賁字子徵范陽涿人也父光周開府燕郡公附在兄辯傳賁略涉書史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歷位魯陽太守太子少宮尹儀同三司累遷司武上士時高祖爲大司馬賁知帝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託羣情未一乃引賁置在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求富貴當皆相隨來時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高祖得

入賁常典宿衛後承間進說曰周歷已盡天人之望實
歸明公願早應天順人高祖然之及受禪命賁清宮因
典宿衛賁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
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
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及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賁
甚不平之柱國劉昉時被疎忌賁因諷昉及上柱國元
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
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
謁殿下恐爲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昉等委罪於賓

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潛之舊不忍加刑並除
名爲民賓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賁以古
樂宮縣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表曰
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
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
八十六爲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
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縣七以林鍾爲宮夫樂者政之
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
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安危斯應周

武以林鍾爲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下
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於皇朝九五之應又陰
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
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
時改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從之改七縣八黃鍾爲宮
又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刋定周齊音律未幾歷郢虢懷
三州刺史在懷州決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派入溫
縣名曰溫潤渠以溉爲鹹民賴其利後爲齊州刺史民
沉穀湧貴賁坐閉人糴而私糴除名後從幸洛陽上從
容謂賁曰我始爲大司馬時卿布腹心於我及總百揆
頻繁左右與卿足爲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高熲齊又
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處牧伯之
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
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
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羣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
可復用後皇太子爲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
行輕險誠不可棄上曰我屈抑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
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於此然此等皆反覆

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為巫蠱於後如賁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者必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卒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父孝通魏恒山太守附在高祖辯傳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詞致清正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為記室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

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李德林齊名文善
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
主之世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
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
亡周武帝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
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
大定中授儀同守邛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
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
常侍聘陳使主道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

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綱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
帝曰朕且含養致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
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八
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將
臨江表高熲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江東以
否君試言之道衡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
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
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并永嘉南遷
重此分割自爾以來戰爭不息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

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尅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其必尅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惟事詩酒本非經畧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尅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尅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頻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爲王府用後從漢王諒之計遂道出江陵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曰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戶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高祖每曰道衡所作文書必我意然誡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

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其來門列戟於是進位上
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
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又當樞要才名益顯
太子諸王爭相與交好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譽名籍甚
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
欲道衡又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又蒙驅策
一旦違離言之哽咽高祖更愴然改容曰爾元陰晚暮
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
一臂於是賜物三百段九環金帶一具馬十匹

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之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
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
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頒賞之
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
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而道衡不造司隸刺史房彥謙
素與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
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
不死令當又行即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付執
法者推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具斷暨於奏曰

冀帝赦之勑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並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寃之有文集七十卷行於世子五人收最知人出繼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獵經史有才思雖不大爲文有所賦詠辭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總管司空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僚多不便之卒於襄城郡掾所莅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即與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

道衡兄溫字尼卿沈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隸書仕周爲上黃郡守周平齊徙燕郡太守以簡惠稱宣政元年賜爵齊安縣子卒於郡子邁嗣邁字弘仁性寡言長於辭辯開皇初襲爵齊安子改封鍾山歷位太子舍人大業中爲刑部選部二侍郎道衡從父弟道實位禮部侍郎離石郡太守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儁才起家遊騎尉佐魏澹脩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

誅其文筆皆行於世

房彥謙字孝沖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法壽魏贈青州刺史自有傳父熊字子威性至孝聰明有節槩州辟主簿仕齊行清河廣川二郡事彥謙長兄彥詢最知名以魏勳門嫡孫賜爵永始縣子特爲伯父樂陵太守豹所重病卒豹取急送柩還鄉悲痛傷惜以爲喪當家之寶初彥詢少時爲監館嘗接陳使江總及陳滅總入關見彥謙曰公是監館弟邪因慘然曰昔因將命得申言款彥詢所贈總詩今見在總集彥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所鞠養彥詢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朞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時禁網踈濶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

奔以彥謙爲齊州中從事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劒所執彥謙以書喻之帶劒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優游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百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彥謙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諂巧宦翻居上等眞僞混淆是非瞀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拾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惟準量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

數事未審何以裁之惟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非直有光至道亦足標奬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頻爲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頻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頻言於帝帝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否以彥謙爲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鄀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深重彥謙爲人甚加友敬及爲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即位道衡轉牧潘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以書諭之頗陳時政得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于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

彦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諫剌史彦謙亦慨然
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
之者曾無怨言司諫別駕劉炫陵上傷下訐以爲直剌
史憚之皆爲之拜惟彦謙執法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
之炫亦不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事其後
隋政漸亂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彦謙直道守常介然孤
立頗爲執政者所嫉出爲涇陽令終于家年六十九彦
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爲講說督勉之曹曹不倦家有
舊業資産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卹親戚
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
嘗涉私雖致曩空怡然自得嘗從容謂其子玄
成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乃有文筆恢廓開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
其尺牘者皆寶玩之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脩縣李綱中
山郎茂河東柳顧言薛道衡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彦謙並
與爲交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質文雅深達政務
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
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彦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

上性多忌刻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者惟
行苛酷之政不弘遠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
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唐貞觀初以子
玄齡著勳庸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涿人也高祖玄魏散騎常侍自有
傳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悅不羈年十六
遇中山劉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不解
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
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
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不持
操行好輕侮人物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多所非毀
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典憲因而落魄不調其後左
僕射楊愔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
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
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
惟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之為八米盧郎後以漏泄
省中語出為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
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家嘗於薊北

悵然感慨爲五言詩見意世以爲工後爲給事黃門侍
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
同輩楊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
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
幾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與宋護等作
亂思道預焉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獲思道罪當極刑
神舉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
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爲丞相遷武陽太
守位下不得志爲孤鴻賦以寄其情開皇初以母老表

請解位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宦塗
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歲餘奉詔郊勞陳使
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兼內史侍郎事于時
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表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
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爲未可
又陳殿廷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
納之是歲卒于京師上甚惜之遣使弔祭焉有文集二
十卷行於世子赤松大業中位河東縣長思道從兄昌
衡字子均小字龍子父道虔魏幽州刺史昌衡沈靖有

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仕魏兼太尉外兵參軍齊受禪歷平恩令爲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李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媿幽明矣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相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王循並爲後進風流之士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周武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脩禮令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群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濆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人表行爲世則論者以爲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刺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

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
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
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子寶素寶胤
盧愷字長仁范陽涿人也父柔周開府儀同三司自有
傳愷性孝友神情爽晤略涉書記有當世幹能頗解屬
文周齊王憲引爲記室從憲伐齊說齊栢社鎮下之遷
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
引爲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求
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其家
富自通遂與縉紳並列實恐鵜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
寢其事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勑諸屯簡老牛
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
向奉明勑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乃止轉
禮部大夫爲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
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軹關栢
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
蒨故是令君之子大象元年拜東都吏部大夫開皇初
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尚書

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爲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上考僉議攸同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受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

攣蹇才用無筭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子官以爲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即蘇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乃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倖至所不知者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爲百姓卒於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錮之譖遂及於此子義恭

王誼字宜君其先樂浪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洛邑縣

公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慱覽羣言周閔帝時爲左
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
朝士於帝側微不爲恭誼悖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
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毀
瘁過禮廬于墓側負土成墳武帝即位累遷內史大夫
封楊國公從武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爲齊人所
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賴以全濟時帝以六
軍挫衂欲班師誼固諫帝從之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爲
大內史汾州稽胡亂誼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

總管並受誼節度賊平封一子開國公後帝臨崩謂皇
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及太子
即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及高祖爲丞
相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帝以誼爲行軍元帥率
四總管討之未至而消難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
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洛州爲主洛
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遲迥誼分兵討之旬
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舊臣甚加禮遇遣使勞問冠蓋
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帝

有舊亦歸心焉及隋禪眷遇彌厚帝親幸其第與之
極歡太常蘇威議以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
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
之未見其可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
不足帝以爲然竟寢威議帝將幸岐州誼奏曰陛下初
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
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
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上嘉其稱旨進封郢
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
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
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而儀同
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
誼便請除釋竊以公主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主於
奉孝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
服在禮未詳然則夫婦之則人倫攸始喪紀之制人道
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
祥暮歌譏其忘哀之平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
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

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不
問然恩禮由是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帝令案其
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夕實無反狀帝賜之酒而釋之
于時上柱國元諧亦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
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
與公舊爲同學甚相憐愍將柰國法何於是詔賜死於
家時年四十六

長孫平字處均其先代人也父儉周柱國夏州總管封
鄫國公自有傳平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爲周衛王
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與衛王謀誅之王常使平通
意於帝護誅拜開府儀同三司宣帝置東宮官屬以平
爲小司寇與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龍潛時與平情
好款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
三方稱兵高祖深以淮南爲憂而賀若弼鎮壽陽帝恐
其懷貳遣平馳驛往代之爲揚州總管賜爵襄陽公弼
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于京師開皇三年拜度支尚
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
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爲差等儲之閭里以備凶年

名曰義倉因上書言之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
賴焉後轉工部尚書名爲稱職時有人告都督邴紹非
毀朝廷爲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
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鄙諺曰不癡不聾未
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
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
因勑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
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遣平持節宣喻令其和解
平至爲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疋還進所

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尋除
汴州刺史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前後刺
史多不稱疾朝廷以平爲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
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鍪甲象上怒免之
俄而上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吏部
尚書卒官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
不克負荷遣使弔平以師孝爲勃海郡主簿屬大業之
季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充所害
源師字踐言其先西平樂都人西河王禿髮傉檀之後

也祖子恭魏中書監魏尹父彪仕齊位祕書監入周爲
司成下大夫開皇中拜莒州刺史前史俱有傳師少知
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仕齊爲尚書左外兵郎
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錄
尚書事謂爲眞龍出見大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
整容答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眞龍
別有所降也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彊知星宿
祭遂不行師出而竊嘆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
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平齊授司賦上士

高祖受禪除尚書考功侍郎朝章國憲多所參定累遷
尚書左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爲
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師
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乃作色曰此我家事何預卿也師
垂涕苦諫秀乃從徵秀發後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
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
宮勑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
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徙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
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

義歸常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居職彊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卒於刑部侍郎師從叔雄字世畧父纂魏太府少卿遇害河陰贈定州刺史雄少寬厚美姿容初仕魏歷位祕書郎在周以伐齊功封朔方公歷冀平二州刺史檢校徐州總管及尉遲迥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遣書慰勉之迥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衆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自江陵東距壽陽人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顗等擊走之悉復故地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遷朔州總管平陳之役從秦王俊出信州道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褒爲安化縣伯復鎮朔方歲餘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于家子嵩嗣大業中爲尚書虞部郎討北海賊力戰死之贈正議大夫

薛胄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基州刺史自有傳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

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
府高祖受禪三遷爲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
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僞作高平郡守
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
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
羅嘗在海陵郡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
不悟俱羅遂謂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爲郡使君豈容
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乃止遂收
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奸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
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
遂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
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豈兗渠胄以天下太平遂遣
博士登太山觀古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
轉郢州刺史有惠政徵拜衛尉卿轉大理卿持法寬平
名爲稱職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疎忌及王
世積誅熲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熲罪胄明雪之正議
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
名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其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

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其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
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
知胄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乃釋去進
圍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攻棄甲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
鎖詣大理相州吏民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
竟免除名配防嶺南道卒子弦獻知名
令狐熙字長熙敦煌人也父整周大將軍自有傳熙性
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
結皆一時名士博覽群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

起家以通經爲周吏部上士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
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
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
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少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
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衰
從事授職方下大夫襲彭城縣公及武帝平齊以留守
功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譽高
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
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

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上開府後拜滄州刺史在職數
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一石開皇四年高祖幸洛陽熙
來朝吏民恐其遷悲泣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
盈路在州獲白馬白麞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
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相與立碑頌德
及行臺廢累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
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及高祖祠太山還次汴
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以熙爲汴州刺史熙下車禁游
食抑工商人有向術開墾有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

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
禁止上聞而嘉之顧侍臣曰鄴都天下難臨處勑相州
刺史豆盧通令習熙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
帛三百疋頒告天下以嶺南夷數起亂徵拜桂州總管
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已下官得承制補
授給帳內五百人帛五百疋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
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吏相謂曰前總管
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
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

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人庶感化焉時有蠻猛大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世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驕倨特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遺以藥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以州縣皆有同名於是奏改安州爲歡州黃州爲峯州利州爲智州德州爲驩州康州爲驩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以年老疾患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爲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爲信然遣使鎖熙詰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病卒上怒不解沒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禽佛子送京師言熙實無贓上悟乃召其四子德棻知名

裴肅字神封河東解人也父俠周贈大子少師蒲州刺史自有傳肅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周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屢高祖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

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葬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
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
史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
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言高熲天挺良才元勳
佐命願錄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
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
悛貶削非晚書奏上謂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
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肅
欲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勇如吳太伯

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悅肅至京見上於含章殿上謂
曰朕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
下並皆同母非謂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
意既已罷遣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
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南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丞
肅在官甚得夷人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爲立廟於鄣江
之浦有子尚賢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爲
侍官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

時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
帛千匹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
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
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上聞而壯之遣使齎藥馳
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
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太守頗有
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
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爲吐谷渾主保車我眞山帝命
定和擊之既與賊遇輕甚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

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達擊賊悉
斬之帝爲之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
武安侯謚曰壯武子世立嗣尋拜光祿大夫
張奫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七代祖沈石虎末自廣
陵六合度江因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朏晉佐著作郎
坐外祖楊佺期除名徙于南譙因寓居之奫好讀兵書
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人
郭子冀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定奫贊成
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及高祖作

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勑
奫從因爲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
司封文安縣子歲餘奫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
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宴之謂
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綠
沈甲虎文具裝綺羅千疋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
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
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
遼東諒軍多物故奫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於潭州

總管謚曰莊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
及奔馬性踈誕使酒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營產業
陳太建中結聚爲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
爲官戶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
城而入從城中刼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繖如此者十
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常在弗之
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
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勑而

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陳亡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柬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禽逆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慶亭衛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飧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兵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除萊州刺史無莅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迹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爲敏捷尋除左屯衛大將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先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蔕歕鼻療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沒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

汝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
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戰死虎賁郎將錢士雄孟金
乂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
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祿大夫孟才二
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賵贈鉅萬賜轀輬車給前
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
執紼王公已下皆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
衛將軍武彊侯謚曰剛子傑嗣金乂贈右光祿大夫子
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

恩錫殊厚拜虎賁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虎
賁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
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
間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
臨發陳藩之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
害忠義之士哀焉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爲
吏部侍郎陳滅徙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
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
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

父兄並售書爲事光獨跅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謂諸僧曰當相爲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繩拍竿而上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霸上者百餘騎光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馹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散大夫常致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而賜之同輩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結義勇將爲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爲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總統營於禁內時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說

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今又俛首事讎受其驅
率有靦面目何用生爲吾必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
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
數百人並荷先皇厚恩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
鸇之逐鳥雀孟才爲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以營
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洩陳謙走告化及化及大懼
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皆勇決不可當吾須出營
以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
等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諠聲知事發不及被甲

即襲化及營內空無所獲逢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戡
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
皆披靡德戡復遣騎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遂
爲所害時年二十八麾下數百人皆鬬而死一無降者
壯士聞之莫不殞涕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仕周
爲開府武元皇帝之爲周將也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
時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矟
皆折脫冑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

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少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頻以軍功增邑周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高祖爲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候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録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

擅赦所部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拜左武衛將軍坐事免後爲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于家子弘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鄴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爲記室後爲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

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
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漢王諒以功
進位大將軍歷呂衛二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
名上徵入朝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州太守汲郡吏民
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能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爲將
軍及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
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
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
今委公爲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

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使賜以珍物進光祿大夫
會楊玄感反其兄子虎賁郎將仲伯預焉由是坐免尋
而突厥爲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
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過三千仁
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
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
貨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
仁恭侍姬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恤
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鄀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襲爵二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封穀城郡公轉青州總管頗有政名徙朔州總管甚為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徐州總管令脩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為太子引為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漢王諒有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與楊素擊破之拜左武候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遇譖說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及遼東之役請為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往討之緒擊破元進解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偽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顗等五十餘人進於陣斬其偽僕射朱寶僅以身免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詔

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
嘉發疾而卒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
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
大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高祖受禪進
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
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
柱國進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齊王暕之得罪純坐
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以先帝在仁壽宮置

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
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言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
誠有斯旨於是捨之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
邊轉榆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保懸薄
山帝令純討破之斬萬餘級築為京觀又破賊魏麒麟
於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
孝才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
之時盜賊日益純雖尅捷然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
能平賊帝遣鎖詣京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

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甚壯偉言聞數百步爲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玄懀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嗔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輒禽斬之自是屏不敢畜牧於塞下初煬帝在藩俱羅[illegible]以左右從

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凶暴令左右炙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溫酒不適口者並斷其舌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除名未幾越巂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

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爲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
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百姓思
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
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
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
踊貴俱羅遣家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通
諸子朝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
理司直梁敬眞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
瞳陰爲帝之所忌敬眞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衂斬東都
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景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
粟助給軍糧爲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
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都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
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
通議大夫尋遷虎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
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憂
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勃海賊
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令辯擊之屢挫其銳

帝在江都聞而召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
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
康竇建德魏刁兒等往往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
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頻擊破
倦鳴角收兵翻為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
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竟溺死
三軍莫不痛惜之時有河南尉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
齊名從衛玄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
自殺由是知名拜虎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萬善
奮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
善力也後頻討群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愿范貴
馮苹慈俱為將帥數從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
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
驍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
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

峴舊將共推爲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僞從別爲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爲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爲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高祖以其父之故拜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拜虎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爲先鋒其王歡斯渴剌兜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來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爲五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剌兜獲其子島搥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之反也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據都梁宮阻淮爲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

侯後帝幸江都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
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稜擊之往見克捷超拜右
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弑崩宇文化
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爲煬帝發哀使
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
義之後爲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
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麤悍無
威儀仕周爲興正上士高祖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
配事晉王爲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衛身驃騎右驍
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
在有聲轉右驍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爲行軍總管率
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進
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再遷右候衛
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爲斥候肅遏姦非無所廻
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
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二年帝將
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

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時江都糧盡
內史侍郎虞世基秘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楊才極
陳入京策世基極言度江便帝無言才與世基相慾而
出宇文化及弒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
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才默然不對化及忿
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
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著一十八人楊仁闍等酒
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
諸人默然一不對行止聊城遇賊俄而化及為竇建德
所破才後見虞心彌不平數日而卒仁壽大業間有蘭
興洛賀蘭番俱為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彊禦咸以
稱職知名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
俟豆歸後從其主為宇文氏高祖俱與敦曾祖長壽祖
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
孤仕魏並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大宗伯
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
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

總萬機召爲左宮伯累遷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改封
濮陽郡公高祖作相尉遲迥作亂以述爲行軍總管從
韋孝寬擊之破迥將李儁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遲
惇於永平橋以功超拜上柱國封褒國公開皇初拜右
衛大將軍平陳之役復爲行軍總管率衆自六合而濟
時韓禽虎賀若弼兩軍趣丹楊述進據石頭爲韓禽虎
賀若弼兩軍聲援陳主既擒而蕭瓛蕭巖據東吳之地
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俱進落叢公
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瓛大敗巖以會稽

降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爲開府徙拜安州總管時
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已奏爲壽州總管王
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六
王才能蓋世數經鎮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
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
子骨肉之間誠非易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與
之謀者惟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
廢立晉王大悅多賚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
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

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由是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其子士及尚南陽公主賞物不可勝計及晉王爲皇太子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每至冬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後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彊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頭城攻拔之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尼丘川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吐谷渾主南走雪山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述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勑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僻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

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由是帝彌寵悅焉述時貴倖言無
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述
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然性貪鄙
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
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饋遺金寶累積
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
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
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
臨戰時耳至於營柵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

事述與九軍至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
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實詐降也述先與
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述
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
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
又內逼群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阻山爲
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
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置力
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

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
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
帝大怒以述等屬吏除名爲庶人明年帝又事遼東復
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
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洛陽發
諸郡兵討之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懼而西遁將圖
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禦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
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與
護兒陣當其前遣突厥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

玄感傳首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
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
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
難色述奏曰從[illegible]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
關而入可也[illegible]述又觀望帝意勸幸江
都帝大悅述[illegible]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第
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一能降臨帝遣司宮魏氏謂
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自陳也述有二子化
及智及並得罪于家述流涕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

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
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反命隱其言
因詭對曰述惟憶陛下耳帝泫然曰述憶我邪將親臨
之宮人百寮諫乃止及薨帝為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
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轀輬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詔黃
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湯臚監護喪事雲定興者附會
於述初定興女為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
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初
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好著奇服炫

燿時人定興為製馬韉於後角上鈇方三寸以露白色
出輕薄者爭倣學之謂為許公鈇勢述又遇天寒定興
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裌頭巾令深袙耳
人又學之名為許公袙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
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帝後將事四夷大造兵器
述薦之因勑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為之求官謂
定興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
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
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

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之帝從之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仍遣使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爲佳述奏並雲定興之功也擢定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左衛大將軍知少府事九述薦達皆至大官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受其賂遺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述子化及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在東宮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內累遷至太子僕以受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縱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陵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嘗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訖以公主故乃釋並賜述爲奴述薨後帝追憶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時李密起兵據洛口煬帝在江都不敢還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虎賁郎將司

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構逆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互相翊惑曰今聞至尊欲築宮丹楊勢不還矣人人並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爭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乱慮虔通等曰正恐旦暮及此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皆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但相扇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

楊郎將孟秉符璽郎將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曰夜聚博約為刎頸之交情相歡昵言無迴避於坐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覆在楚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着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廣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又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世良請以化及

爲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本驕怯初聞之大懼色
動流汗父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
衆恐人心未一更議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
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
告所識者詭言至尊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以
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
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遽相告謀反逾急德
戡知計已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
惟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
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
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誼譁
耳中外隔絶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
虎衛虎賁馮普樂共布兵擬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
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
象殿殺將軍獨孤盛虎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
皆走帝遂匿於西髙虔通進兵排左閤馳入永巷大呼
曰陛下安在宇文化及在西閤虔通與監門校
尉令狐行達拔刀上殿侍帝下樓帝謂虔通

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
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即與汝西歸何忍殺我虔
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
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答云罪過
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
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
戡迎謁化及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果毅郎將馬文舉
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群賊復將入宮帝曰我有何罪致
此文舉數其五罪使令狐達與驍果于弘達牽頓使坐

以練布縊帝於寢殿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
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惟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其
二十七日化及擁衆奪江都人船檝從水路西歸至顯
福宮宿衛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爲所
害於是化及入隋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
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
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
復奪牛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
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

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冑昧群小在側
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因共李孝
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更立德戡
爲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十餘人殺
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
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勣以
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擒送
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
遂入涿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民吏責米粟王軌

怒之以城歸李密化及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其將
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
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比走魏縣張愷與其
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
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及醉後尤智及
曰我初無此心由汝爲計彊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弑
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之誅豈不由汝乎因抱其兩
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日都不賜智及及將敗乃欲歸
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鬬鬩言無長幼醒而

復飲以此爲恒自知必敗乃嘆曰人生會當死豈不一日作天子乎於是鴆殺浩僭即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爲所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曲諸賊時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餽餉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并招誘化及等化及不從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尅而還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擒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弑君之罪并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主梟於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群聚鬬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纖介之愆必加鞭捶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惟化及事事營護父述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過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告其兇勃必且破家帝後思

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弑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司馬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爲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虎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驍果之謀爲逆也德戡實首扇動之煬帝既被執德戡與孟秉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言之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德戡乃與其黨謀以所將兵萬餘人襲殺化及遣人使于賊帥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游獵至于後軍

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勠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執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爲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比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唐即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江都弑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李密字法主隴西成紀人也曾祖弼周太師趙國公號爲名將自有傳祖曜邢國公位開府父寬自周入隋數經將領位柱國蒲山郡公密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少襲爵蒲山公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交後更折節躭學尤好兵書誦皆上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以疾歸及玄感有逆謀召密令與弟玄挺赴黎陽以爲

謀主密進二計曰今天子遠在遠外公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禽此計上也又關中四塞衛玄不足爲意今率衆務早入西萬全之計此計中也若隨近先向東都以引歲月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下計乃上策耳今日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不行玄感既至東都自謂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既非同謀設筵詩皆持兩端玄感後使作檄文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請斬之玄感不從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以爲不可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彊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紿衆玄感遂用密謀號令西至陝縣圍弘農不拔西至閿鄉追兵至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馮翊詢妻家尋爲隣人告被捕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與其衆謀逃其徒多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留付公幸用相療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

金遂相許及出關密每夜宴飲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墻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削樹皮而食之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以告太守趙他他下縣捕之密亡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從子懷義後告之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密投東都賊帥翟讓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以兵衆無糧勸讓直趨滎陽休兵館穀然後爭利讓從之乃掠下滎陽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陁敗遂遠避之密勸讓列陣以待密以奇兵掩擊大破之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以廓清天下爲事令掩據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於是與讓以義寧元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振百姓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討密密城洛口周廻四十里以居之讓上密號爲魏公設壇場即位稱元年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眞爲右長史楊德方爲

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拜讓爲司徒封東郡公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都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虎賁郎將裴仁基以虎牢歸密密因遣仁基與孟讓襲破回洛倉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讓據洛口身率精銳身襲長安不然他人我先密曰此誠上策然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恐不肯西入孝和請聞行觀隙乃與數十騎至陝縣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卧於營內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回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敗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煬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討密敗之孝和溺洛水死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密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大宰總衆務以

奪密權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作我當爲之密聞惡之會讓拒世充軍退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破其營會日暮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其所將左右各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覺密引讓入坐令讓射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遂殺其兄寬及儒信等從者亦有死焉讓步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創密止之僅得免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之於是詣讓營遣王伯當邴元眞單雄信等告以殺讓意今世勣雄信伯當分統其衆世充夜襲倉城密拒破之斬虎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營洛北於洛水構浮橋悉衆擊密密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擊之大潰爭橋橋陷溺水者數萬人虎賁郎將楊威王辯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皆沒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大雪餘衆死亡殆盡密乃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戰被執其黨勸密即尊號密不許及唐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弑逆自江都北指黎陽

密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化及至黎陽徐世勣守倉城不下密共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知其糧且盡因僞與之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之具言密情化及

恣又食盡乃與密戰于童山下自辰達酉密中流矢[illegible]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軌以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于東都執弑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城世充既擅權乃厚賜將士時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容易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遽勸密密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雖據

倉無府庫兵數戰不賞又厚撫初附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邴元眞守洛口倉性貪鄙宇文溫每謂密曰不殺元眞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元眞知之謀叛楊慶聞而告密密因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就偃師北阻芒山以待之世充令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等逆之會日暮行儼孫長樂程齩金等驍將十數人皆被重創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敗績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頲爲其部下翻城而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眞已遣

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度洛水然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密引騎而遁元眞以城降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其心安可保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城保河陽密自虎牢濟歸之謂曰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曰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得京師此公之

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尋奉使
出關安撫至熊州而逃叛見殺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頹褥從居新豐頹
褥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璲粲遂納之
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
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世充捲髮豺聲沈猜多詭詐頗
窺書傳亦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
開皇中爲左翊衛後以軍功稍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
敷奏明習法律而僻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之者

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雖起衆錐知其詐而莫能屈稱爲
明譖煬帝世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
候人主顏色訶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
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
益昵之大業八年隋於
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
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
玄感反吳人朱燮晉
將軍擁衆十餘萬帝

寇世充募江都萬餘人擊破之每有寇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縱諸賊讓以數十騎過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之然性多矯僞詐爲吾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鴈門世充盛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垢面悲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爲愛已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爲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柳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三子齕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群盜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悅自說杯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諸女資質端麗合祠法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勑別用不或不中者又以資空人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

者苦役於淮泗中沈船溺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
世充爲祕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暱遇李密
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光祿大夫裴仁基以
虎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特發中詔遣世充
爲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世充軍
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世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
人時天寒大雨雪兵既度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
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
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

出宇文化及弑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
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越王侗爲主侗以世充爲吏
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用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爲
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
捷衆皆悅世充獨謂其黨諸將士曰文都之輩刀筆
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禽且吾軍人焉每與密戰
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
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世充
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壻張志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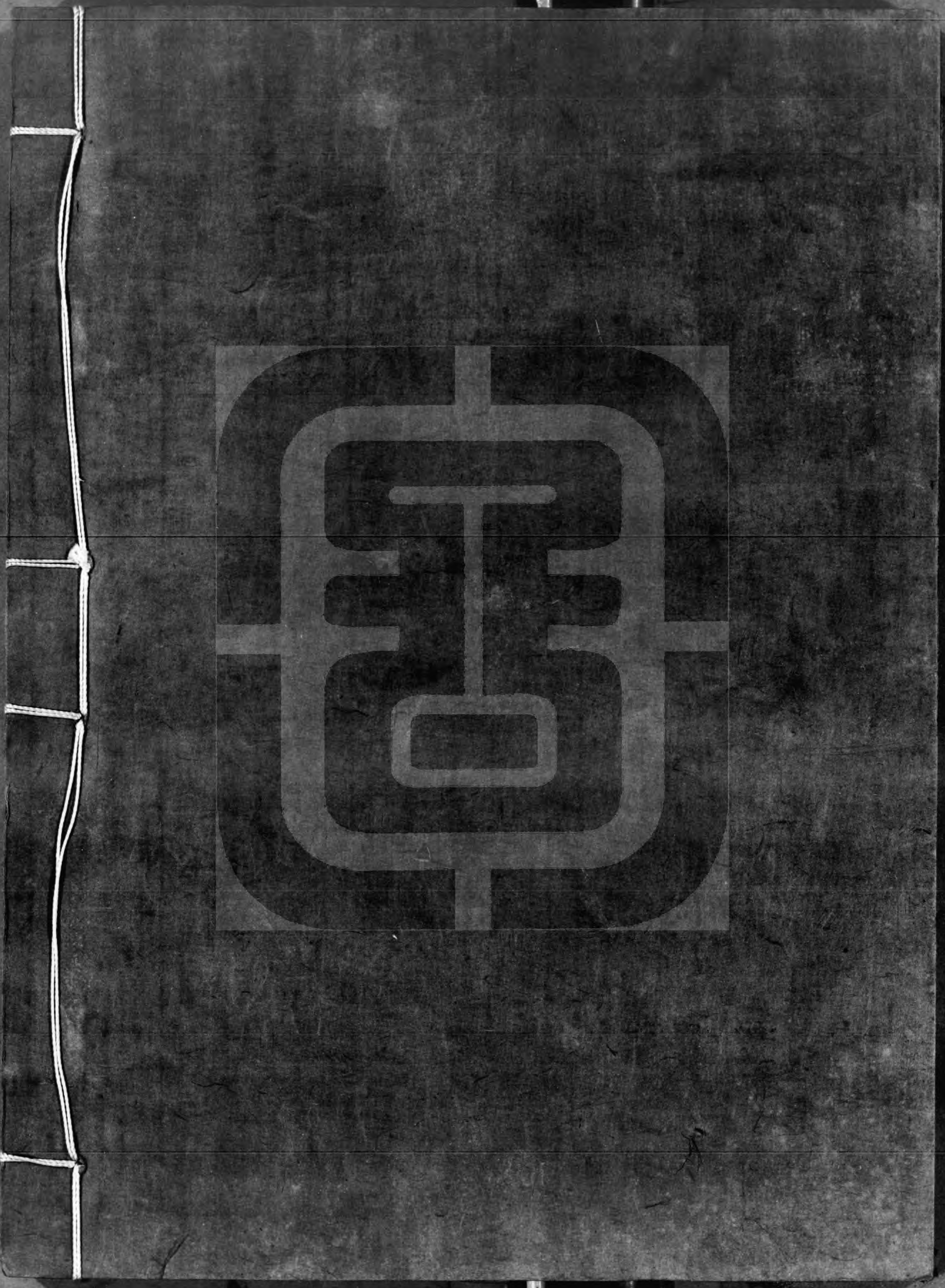
楚等謀告之世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闍等
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
驃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
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
臣非敢反誅叛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
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
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流涕而言元文都
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世充
尋遣韋節等諷侗命[illegible]爲尚書左僕射都督內外諸軍

軍又授其兄渾爲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
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世充欲乘其弊而擊
之世充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
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
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
言以惑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兵二萬餘人馬
千疋營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于時密新得志於化及
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
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而

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
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密軍亂無能拒者
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
偃師初世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獲而囚
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眞妻子司馬
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
兵次洛口元眞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
遁逸世充收其衆而還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
世充又令韋節諷侗拜已爲太尉置署官屬以尚書省

爲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
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
備法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
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以
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
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
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
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
即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

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
官爵既而廢侗陰殺之遂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
號鄭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頻出兵戰輒不利諸城相
繼送款世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兵援之
至虎牢太宗破之禽建德執詣城下世充將潰圍而出
諸將莫有應之者於是出降至長安爲讎家所殺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
襲爵襄陽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高祖爲
丞相以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爲左直
齋遷車騎將軍都督晉王府軍事以擊高智慧功授上
儀同又敗汪文進等加開府仁壽初爲太子左衛副率
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位
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
並起爲盜帝令達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
爲段姥後用鄃令楊善會謀更與賊戰方致尅捷還京
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俄復拜
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
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時盜賊既多達不能因機

決勝惟持重自守時人皆謂之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等留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虎牙郎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世充之敗也密進據北芒外薄上春達與判戶部尚書韋津拒之達見賊未陣而走軍大潰津沒于密及帝崩於江都達與元文都等推越王侗爲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都等之謀誅王世充達預焉既而陰告世充達爲之內應及事發迫越王送文都於世充世充甚德於達既破李密諷越王禪讓世充僭號以達爲司徒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沒

列傳第七十七　通志一百六十四